

夏西研究

第 4 辑

李范文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西夏研究

第4辑

顾问 西田龙雄 克恰诺夫
索夫洛诺夫 龚煌城

主编 李范文

副主编 林英津 马忠建 邓如萍
索罗宁 聂鸿音 池田巧
景永时 韩小忙 荒川慎太郎
孙昌盛 杨 蕤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资助出版
宁夏社会科学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夏研究. 第4辑/李范文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 - 7 - 5004 - 6094 - 7

I. 西… II. 李… III. 中国 - 古代史 - 西夏 (1038 ~ 1227) -
文集 IV. K246. 3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6705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责任编辑 高 涵
责任校对 艺 安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67.75

插 页 4

字 数 1497 千字

定 价 40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夏研究》总序

20世纪初，先后在我国内蒙古的黑水城和宁夏灵武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蔚然成为大观。东西方学者苦心摸索，终于使这种乍看酷似汉字，细看一字不识的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得到破译，渐通其读。我国学者致力于斯学者首推罗福成、罗福苕兄弟，他们收获颇丰。可惜罗福苕英年早逝，年仅26岁，使人扼腕叹惜。罗福成热心此学，为《西夏文专号》慷慨解囊，赞助赐稿；不幸晚年遭遇“十年浩劫”，死于非命，时年61岁。

灵武出土的西夏文献，于1929年入藏北平图书馆。王静如先生刚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便开始了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特别是潜心于灵武出土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研究，并于1931~1933年陆续出版了《西夏研究》1~3辑。1936年，他因此荣获法国东方学儒莲奖。

1937年，杰出的西夏学先驱伊凤阁、聂斯克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死于冤狱，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此西夏学步入低谷。

1960年，苏联政府为聂斯克平反昭雪，将他的论文及西夏文字典手稿影印出版，1962年授予文学最高奖——列宁奖金，从此西夏学获得新生。苏联出现了以克恰诺夫为代表的一批西夏学专家。同时在日本出现了桥本万太郎、西田龙雄等专家。此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静如教授也开始招收西夏学硕士研究生。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范文，为了研究西夏学毅然志愿来到西夏发祥地宁夏工作。

1985年9月，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的黑伯理同志宴请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她对黑主席自豪地讲：西夏在你们中国，西夏学在我们日本。

1996年5月，李范文应邀去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时，将其专著《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赠给有关专家、学者。不久，日本著名语言学家高田时雄教授来信称：“20世纪60年代，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日本。80年代以后，西夏学由日本转回中国，你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现在我们有一批像李范文先生那样不为名利，甘心寂寞的学者。如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宁夏社会科学院的韩荫晟先生，他比李范文迟来宁夏一年，亦数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坚忍不拔，终于整理出五百余万字的《党项西夏资料汇编》，为撰写《西夏通史》奠定了基础。

如今，在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均设有专门研究西夏学的学术机构，有的还有招收西夏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资格。

本人毕业于大学历史专业，深知西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李范文先生虽然年逾古稀，

但他对西夏学的执著，献身斯学的精神，感动着我。他主持的重大项目——《西夏通史》、《中国藏西夏文献》和《西夏学大辞典》等，自治区人民政府始终给予大力支持。王静如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西夏研究》1~3辑，掀起了国内西夏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七十余年后的今天，由李范文先生主编的《西夏研究》又要出版了，这对西夏学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夏学是“绝学”，也是“显学”，在某种程度上讲，西夏遗留下来的文化业绩，永远是中国文化耀眼的明珠，而且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但愿这个窗口对我们宁夏的改革开放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预祝《西夏研究》茁壮成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

马启智

2005年7月9日

Preface of the Tangut Studies

In the early of 20th century, a huge collection of Xixia documents were discovered in the Khara Khoto and Lingwu county, former in Inner Mongolia and later in Ningxia. The finds were studied by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this "dead" characters which look just like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finally were decoded. The brothers of Luo Fucheng, Luo Fuchang firstly began to study Tangut in China. Unfortunately, Luo Fuchang lived only for 26 years; Luo Fucheng continued the research work, and contributed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Xixia Characters, but good time do not last long, Luo Fucheng died during so called "Culture Revolution", aged 61.

Xixia documens found in Lingwu were kept at Beiping library in 1929. When Wang Jingru graduated from Qinghua University, he began to study on Xixia characters, especially on Jin Guang Ming Zui Sheng Wang Jing, in Sanskrit Suvarna – prabhasa . During 1931 – 1933, Wang Jingru published his academic result: Tangut Studies, which made him get prize of Oriental Stanislas Julien in France in 1936. 1937, preeminent scholars, I. A. Ivanov and N. A. Nevski were died in prison as the victims of Stalin's purges. At the same period, the world war II broke out, Tangut studies downcasted.

Tangut studies revived around 1960, Nevski's essays and manuscripts dictionary and Soviet Union were published. Moreover, he was awarded highest prize of literature: Lenin Prize. The spring saw the Tangtology, many scholars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is field, such as E. I. Kychnov in Soviet Union, Nishida Tatsuo and Hashimoto Mantaron Japan. Pro. Wang Jingru began to recruit postgraduates. Li Fanwen, who formerly worked at the Ethnic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China, came to Ningxia where is birthplace of Xixia kingdom.

In September 1985, Hei Boli, president of Ningxia, treated for famous Japanese writer Yamasaki, the guest told the president proudly; Tangut belonged to China, but Japan owned Tangutology. It is true that Tangutology "came back" to China later and bloomed in China in short period through the hard work of many scholars.

In May 1996, when Pro. Li Fanwen was invited to give lecture in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 of Tokyo, he gave the Homophones and The Pronunciation of Northwest Dialect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o Japanese experts. Famous Japanese linguist, Prof. Takata Tokio rewrite to Pro. Li Fanwen; in 1960s, Tangut was in china, Tangutology in Japan; but after 1980, the situation changed completely. You are most preeminent scholar in this field.

At present, many scholars like Pro. Li Fanwen devoted themselves to Tangutology. For example, Pro. Han Yinsheng, who also formerly worked in the History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China, came to Ningxia a year later than Pro. Li Fanwen. He spend many years to collect documents of Tangut, making the book of the Collection Document of Dangxiang and Xixia from ancient Chinese sources, which more than 500 million words. The History of Tangut benefited a lot from it.

Now days, the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Ningxia, Ningxia University, the 2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Monorities have founded reseach institute for Tangut studies, some of them can enroll postgradates.

I am also graduated from history department, know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angut in Chinese history. Although Pro. Li aged more than 70, he still makes great efforts for Tangutology, which moved me deeply. Pro. Li precides many key projects, such as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angut, the Documents Kept in China, the Dictionary of Tangut etc. The local government supported his work running years. Now, the Tangut studies published which followed that of 1930s edited by Wang Jingru.

The new Tangut Studies will become the academic field of Tangut experts and related scholars, I hope this work should be go on, and the Tangut Studies become better and better, which is milestone of Tangutology.

Tangutology is a subject of most difficult as well as that of great influence. To certain extent, heritage of Tangut is bright pearl of Chinese culture forever as well as window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window also is serviceable for opening and developing of Ningxia. I believed that the bright future of Ningxia will see the thriveness of the Tangut Studies.

Ma Qizhi

President 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Jul. 9, 2005

《西夏研究》前言

西夏学的产生经过了一段艰苦的历程。早在19世纪末，欧洲人伟烈力亚（A. Wylie）、蓬拿帕特（P. R. Bonaparte）、沙畹（M. Ed. Chavannes）、德维利亚（Mr. Devieria）等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在我国内蒙古黑水城掘出大批西夏文献，为西夏学的建立提供了资料，出现了一批专家、学者。例如俄国的伊凤阁（А. И. Иванов）、聂斯克（Н. А. Невский）、龙果夫（А. А. Драгунов），法国的德维利亚、毛利瑟（M. G. Morisse）、沙畹，英国的布谢尔（T. W. Bushell），德国的本哈底夫人（Mrs. Bernhardt）和查哈（Mr. Zach），美国的劳弗尔（B. Laufer），日本的石滨纯太郎，中国的罗福成、罗福苾、王静如等一批西夏学专家。中国的西夏学这时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32年，罗福成自筹资金出版了《西夏文专号》；1931~1933年，王静如出版了《西夏研究》第1~3辑，1936年，他因此荣获法国东方学儒莲奖。

1937年，好景不长。在苏联，由于肃反扩大化，杰出的西夏学先驱伊凤阁、聂斯克死于冤狱。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在欧洲，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西夏学步入低谷。

20世纪50年代末，西夏学在日本、苏联悄然兴起。1960年，苏联政府为聂斯克平反昭雪，并编辑出版了他的论文和西夏字典手稿，《西夏语文学》于1962年荣获苏联最高文学奖——列宁奖金。

在中国，西夏学停滞了近20年，又逢“反右”大劫难。1960年开始复苏，6年后又逢“十年浩劫”。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有远见的学者冲破阻力，开始向西夏学进军。80年代，西夏学在中国大陆已成突飞猛进之势。1981年，本人主持召开了首届中国西夏学术讨论会，被认为是“西夏研究的里程碑”。会后，立即筹划出版《西夏研究》，请王静如教授任顾问，画家李洪涛先生帮助设计封面，大会论文作为内容。我满怀信心，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然而支持我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冰同志突然调去天津工作。从此，不仅《西夏研究》搁浅，连我赴西夏原始居民居住区调查所写的《弭药语调查与研究》等专著也夭折了。内耗迫使我一度转向甲骨文研究。

1995年，我主持召开了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计划成立全国西夏学研究会，并实现14年前的愿望——出版《西夏研究》，但因内耗再度破灭。

如今盛世兴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领导礼贤下士，光临寒舍，指示我培养西夏学高级专门人才，并指出“宣传西夏，就是宣传宁夏”。这种高瞻远瞩之气，高屋建瓴之

势，深深打动了我，如有“枯木逢春”之感！于是我怀着老骥伏枥之志，焚膏继晷，努力完成诸多未竟之事业，以报答领导的知遇之恩，同时亦不负国内外西夏学界的厚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治区主席马启智同志多年来对西夏学的关心和支持，百忙中拨冗赐序。自治区财政厅陶源厅长在经费上予以支持。我院党组书记齐岳教授、院长吴海鹰教授等都积极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西夏研究》拟为不定期研究丛书，以编辑出版西夏学研究和翻译先贤的代表作，如罗氏父子、王静如、聂斯克以及当代学者西田龙雄、克恰诺夫、索夫洛诺夫等的著作及最新研究成果为首要任务，希望海内外同仁惠赐大作，共同促进西夏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我希望 21 世纪的《西夏研究》能够代表西夏学研究成果的最高水平，我深信年轻的一代将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李范文

2005 年 7 月 8 日

罗氏父子西夏研究专集

主 编 白 滨
副主编 景永时
李海涛

前 言

—

罗振玉，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清同治五年（1866）六月二十八日生于江苏淮安山阳县（今江苏淮安）。祖籍浙江上虞县永丰乡。五岁入私塾，早慧，志于学。勤读书，善思考，16岁中秀才，乡试不第，遂为童子师，课余著书自遣。经史而外，渐及小学、目录、校勘、姓氏诸学。1894年，甲午战后，矢志农学，与蒋伯斧在上海创立“学农社”，设“农报馆”，历十年，所译农书百余种。1898年创立“东文学社”。1900年，应邀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总理农务。从此踏上仕途，其一生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1900—1905年，在地方教育部门任职，在治学上由农业而转向教育；1906—1911年，在清政府设立专管教育及考试的学部内供职；1911—1919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旅居日本，潜心学术；1919年—1928年，回国后寓居天津；1929年—1940年，移居旅顺继续搜集古物编著成书。民国二十九年（1940）五月十四日以病卒，享年75岁。毕生殚力治学，著述等身，其于学术贡献之大者有六：（1）殷墟甲骨文字之考订与传播；（2）汉晋简牍之研究；（3）敦煌六朝及唐人写本之整理研究；（4）清内阁大库档案的保存与整理；（5）金石古器物之收藏整理与刊布；（6）经学及古文字学之研究。一生著作达130多种，刊印书籍400种以上。十九岁娶范氏为妻，续娶丁氏。生五子，三女。罗氏家学渊源，其子女学向俱有大成就。长子福成，三子福苙，五子福颐均为中国西夏学之开创者。

罗福成，字君美。罗振玉长子。清光绪十年（1884）十月十二日生于江苏淮安山阳县。先后毕业于江苏师范学校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兽医科。1911年辛亥革命后随父旅居日本。1919年，随父回国，寄居天津。1920年主持其父开设的贻安堂书店。1928年，迁至辽宁旅顺口定居。生平淡于名利，不图仕进。伪满时期，日伪当局多方施招延，乃拒受伪命。闭门潜研学问。中外学术皆颇渊通，精通日语，于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字，尤其是契丹文字、西夏文字和女真文字深富研究，搜集资料和研究贡献巨大。解放后任旅顺博物馆研究员。1957年，错划为“右派”，后又以“反革命”罪入狱。1960年元旦出狱，同年元月10日病卒，享年74岁。1981年2月

16日，经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法院复审后宣布无罪，平反昭雪。

罗福苾，字君楚。罗振玉三子。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七日生於上海。1911年，随父旅居日本。自幼聪慧过人，颖悟好学，年十岁能读父藏书，博闻强记。弱冠，即通欧洲各国语文，如法、德语；继乃治东方诸国文字，曾从日本学者受梵文学二年而升其堂，凡日本所传中土古梵学书若干种，一一为之叙录。又创通西夏文字及突厥、回鹘、叙利亚诸文字。民国五年（1916）二月随父回国，三月返日。八年（1919）回国。体弱多病，民国十年（1921）九月以病卒，享年26年。著译多未完成，已完成者有《梦轩琐录》三卷，即古梵学书序录，《西夏国书略说》一卷（汉、德文二种），《宋史夏国传集注》一卷；译作有沙畹、伯希和所注摩尼教经一卷，《古外国专记辑存》一卷，《大唐西域记》所载《伽蓝名目表》一卷，《敦煌古写经原跋录存》一卷以及伦敦博物馆、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各一卷。

罗福颐，字子期，晚号倭翁。笔名梓溪、紫溪。罗振玉五子。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八日生於上海。1911年，随父旅居日本，1919年回国定居天津。幼承家学，从文兄课读，稍长学习汉印、古金文。1925年，随家移居旅顺，自习之外，开始著述，主要有《古玺汉印文字徵》十四卷，《印谱考》四卷，《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八卷，补遗一卷，《国朝金文著录表校记》一卷等。1933年任职於大连“墨缘堂书店”，为先兄罗福苾补注《夏国传集注》未完稿，完成《宋史夏国传集注》十四卷，附系表。曾任职於国立奉天博物馆，1947年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解放后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部文物处、故宫博物院工作，其研究领域涉及青铜器文字、古尺度、古量器、古镜鉴、石刻、墓志，汉魏诗经，战国至汉代竹木简，古代医书，明清档案，西夏、辽、金、元少数民族文字。特别是对全国各地收藏的古玺、印资料的调查、收集和研究成就巨大。据本人统计，至1973年底，其著述已达144种，其中专著86种，文章58篇。1981年11月8日逝世於北京，享年76岁。生前曾任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兼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谘议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学学会理事，杭州西泠印社理事等职。

二

罗振玉父子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成就巨大，贡献卓著。而他们又是20世纪初兴的国际显学西夏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西夏学是从识别西夏文字开始的。罗振玉最早接触到西夏文官印，并认定其为西夏官印。西夏官印最早见于清代金石家的著录。清同治元年（1862），吴云（平斋）著《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收录西夏官印三方，但不识为何印。民国四年（1915），罗振玉辑《赫连泉馆古印存》收录西夏文官印一方，罗氏在序言中说：“西夏文字，前人仅知感应塔记及西夏钱文，皆楷书，塔记有篆额，乃就其楷书，略屈曲之，初

非有二体。予所藏西夏官印作叠篆，与塔记额字大异，知西夏实有篆书，前人亦有藏西夏官印，初不能定为何国书，予以其背有西夏楷字，始得断定。”其后，1916年，罗振玉编《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收录罗氏家藏西夏文官印七方；1923年，罗振玉辑《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收录西夏文官印十五方；在1924年著录之《雪堂藏古器物目录》中，录入西夏国书官印三方。1927年，罗振玉和其子罗福成以其收藏总得西夏官印凡三十三方辑成《西夏官印集存》，是为首见的西夏官印专集。此外，罗振玉关于西夏文物文献的著述还见于1916年著《历代符牌图录》二卷、后录一卷，其中收录铜质西夏文《内宿待命》牌一枚，“防守待命”牌三枚。文章有1909年为刊印武威学者张澍著《西夏姓氏录》一书撰之《西夏姓氏录跋》，此外，1921年罗振玉还将其家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用铅字排印数页作为样本，其第一页印出后并附汉文释文。

1912年至1918年，罗振玉及其子福成、福苙旅居日本京都，罗福成、罗福苙兄弟开始从事西夏文字语言的研究。1904年，法国学者毛利瑟发表了他于1900年在北京煤山所获西夏文绉纸金书抄本《妙法莲华经》（存三卷）的研究。1909年，俄国学者伊凤阁撰文介绍了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于1908年所获黑水城藏品中的夏汉合璧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等，提供了他们解读和研究西夏语文的资料。其时，首先是罗振玉在日本东京刊布了伊凤阁赠给他的几张《番汉合时掌中珠》残叶的照片。罗福成依据毛利瑟发表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出版物和日本京都大学羽田教授那里得到的三纸《法华经》卷七的照片以及罗振玉家藏的《掌中珠》照片（九纸），于1914年出版了《西夏译莲华经考释》（京都，东山学社）一书。同年又在京都出版了《西夏国书类编》（东山学社铅印本，1915年）一书。这是今人编辑的一部西夏文字分类字典。1914年，罗福成弟罗福长发表《西夏国书略说》（京都，东山学社铅印本），作者在书中依据汉文史书的记载，阐述了西夏文字创制的过程，并简单介绍了西夏语音和语法的特征。他还制定西夏文字的构造全仿汉字，并列举少量部首来举例证明。书末附有作者收集的西夏文字文物和文献。关于西夏文字部首的分析，欧洲女学者本哈第和查赫在未见到罗福苙的研究成果之前于1919年也撰写论文，归纳出了一些西夏字的部首——比罗福苙整理的略有新增，总之是同罗福苙得出同样的结论。从1921年至1922年，罗福苙对《西夏国书略说》进行增补修订，相继发表在上海书刊的《亚洲学术杂志》卷一至卷四上。在本书中罗福苙又列举了一些新的部首，并从语音方面加以细致的说明。本书因作者于1921年因病去世而未写完。1924年，罗振玉从任职于前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高级译员伊凤阁手中得到黑水城所出《番汉合时掌中珠》照片37页，（其中缺3、4、5、6、8页和26页半页共5.5页）。罗福成恳请摹写抄录。罗振玉将其作为《绝域方言集》（罗氏影印本，收入《嘉草轩丛书》）第一种在天津贻安堂书店石印出版行。1935年，罗福成又根据俄国学者提供的西夏文字典《同音》的照片进行摹写，由旅顺库籍整理处石印出版《西夏国书

字典音同》一书。

民国十八年(1929)秋,北京图书馆因购入宁夏灵武发现之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因出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之。本刊之西夏文专号启事中云:“因念斯学湮沉数百年,近二十年来,断简遗文,时出人间,东西学者苦心冥索,于是此绝国方言,乃得渐通其读,而西夏一代史事,亦因之增添无数之新资料矣。吾国学人致力于此者当以上虞罗氏君美、君楚两先生为最先,而其收获亦较丰。君美先生今犹孜孜不倦,而君楚先生则不幸英年早逝,不然者得读兹次所获,其发明或更足以震惊东西之老宿也。念先进之云亡,而手来者之不可不奋也,馆中因决以民国十九年份馆刊四卷三号之地位,发刊一《西夏文专号》,以为得书之纪念。议既定,议既定,遂移书征文。幸得罗君美先生之赞助,慨为赐稿……”

1932年1月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中,以罗福成发表的论文最多,计17篇,它们是:有最早在国内刊物上介绍和译释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辞书的《韵统举例》(即《同音》)、《文海杂类》、《杂字》等三篇文章;对两种国内所藏西夏文碑刻的介绍和注释;《居庸关石刻》和《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前碑早在1871年由伟烈撰文辨识,认为其中的西夏文字是“女真小字”;后碑,1898年戴维理亚著文论述认定为西夏文字,但未能解读。以下是罗氏兄弟有关西夏文佛经的译释:①对俄国聂历山寄赠的《大宝集经卷第二十七》释文;②对俄国聂历山寄赠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一》释文;③对日本石滨纯太郎寄赠《佛说宝雨经卷第十》释文;④对日本石滨纯太郎寄赠《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十七》的释文;⑤转录《佛说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释文,此文本俄国聂历山和日本石滨纯太郎的释文,罗福成录此介绍于国人;⑥对《不空羼索神变真言经卷第十八》之释文;⑦对俄国聂历山寄赠译自藏文的西夏文《圣大明王随求皆得经卷下》之释文;⑧对西夏文草书公文背后之写经《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残本释文》;⑨《西夏文残经释文》。以下有罗福成录俄国聂历山译释之西夏文译汉籍《类林》的两篇释文。又本刊附录有罗福成译释之《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考略》92种,及《各家藏西夏文书籍略记》。收入本刊的罗福苕的著作有:①记述1908年俄国柯兹洛夫黑水城所获文献的《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列入34种;②为《宋史夏国传》作集注,完成夏国传上之一部分;③记载史传所载西夏向宋朝乞赎大藏经史实的《西夏赎经记》。西夏文佛经译释有:①得自仁和邵氏的河西字大藏经之《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一》残卷译释;②得白海外法人毛利瑟于庚子之乱时从北京获得的西夏紺纸金书《妙法莲华经弘传序》一页之释文;③《妙法莲华经序》释文。罗福苕先生以高才力学,因体弱多病,英年早逝。本刊《西夏文专号》为纪念其对西夏学之贡献,特发先生遗像和王国维所撰《罗君楚传》纪念之。

罗福颐先生西夏学的著作,早期有1932—1933年为先仲兄罗福苕补注之《宋史夏国传集注》十四卷、附系表。在本书的序言中记其成书的缘由、体例与经过:

先兄往岁居海东时治西夏文字之学，因并及其史事，乃以宋史传为经，旁搜别史及他载籍之记西夏事者，采以为注。略仿裴氏之注三国志例，不厌其详，并记其所从出，俾读者不迷所自。乃成书未及五卷以病中辍。逮返国未两载，遽捐馆舍，遗稿盈笥扁之十稔。顷以都中友人索兄遗著，拟为刊行。君美伯兄乃取此注录副贻之。顾惜其未为完书也，不揆剪陋，欲续兄之志。乃以壬申（1932年）仲春，一遵旧例，从事赡续，竭四月，力成书十四卷，前五卷有遗佚者并为补之。顾顾闻见有限，挂漏兹多，董正之事，期之异日。

1935年，罗福颐搜罗汉文史籍之西夏遗文，辑录《西夏文存》一卷、《外编》一卷。

解放后，罗福颐先生任职于故宫博物院，他借赴大江南北，全国各省市博物馆搜集古玺印之机会，注意搜集西夏官印，以故宫博物所藏及前人谱录记载，汇萃将近百方，于1978年编成《西夏官印汇考》一书，1982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罗福颐还以紫溪笔名于1957年发表《关于西夏国书的介绍》（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一期）；1961年发表《西夏护国寺感应塔碑介绍》（《文物》，1961年第4—5期）；1978年发表《一方研究西夏历史的印章》（《光明日报》1978年6月9日第4版）等。

三

西夏学和敦煌学一样，也是一部“吾国学术之伤心史”。西夏在中国，但作为国际显学西夏学的初兴，与西夏遗书的发现，或发轫于西方学者，或被外国探险家捷足先登。中国的西夏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冷落的状态。幸有罗氏父子两代学人为中国西夏学的开拓与奠基作出了骄人的贡献。西夏学的发展已近百年，作为中国早期西夏学代表人物罗氏父子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最早介绍、研究和引进外国学者有关西夏学研究与新发现。

1900年，法国学者毛利瑟发表了他于1900年在北京获得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及其研究成果；1909年，俄国学者伊凤阁从科兹洛夫黑水城收藏品中发现并撰文介绍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字典，是西夏学初兴时期并奠定其发展前景的重要文献。罗氏父子立即投身于西夏学的研究与引进资料的工作。从1919年到1922年期间，伊凤阁陆续把《番汉合时掌中珠》照片转给罗振玉父子。因此，1914年，罗福成依据毛利瑟出版物和从京都大学羽田教授那里得到的《莲华经》卷七照片和几叶《掌中珠》残片，出版了《西夏译莲华经考释》和《西夏国书类编》两种著作。1924年，罗福成将从伊凤阁那里得到的《掌中珠》全部照片摹写，罗振玉在天津将其刊布（贻安堂书店石印本《绝域方言集》第一种）。1935年，罗福成又根据俄国学者提

供的黑水城收藏品中的西夏文字典《同音》照片进行摹写，由旅顺库籍整理处石印出版。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和公布的重要文献都成为国际西夏学的奠基之作，极大地方便了国际西夏学者的研究工作。如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认为：“首先是《掌中珠》的足本根据罗君美的影写本，以《绝域方言集》第一种面世，可喜可贺。有了罗氏的前印本，又有了伊博士的语汇，其内容已大体明瞭，进行研究时可免隔靴搔痒之苦”（《西夏遗文杂类代序》）。石滨纯太郎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共十叶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被罗氏影印出版，使之变得易得易见。……同时由于福苾君的苦心劳作，西夏文的字书草稿亦将完稿。罗氏一家对西夏学贡献颇大”（《西夏学小记》1920年）。俄国学者聂历山认为，罗氏摹写刊出的《掌中珠》“尽管刊本中有些误抄或漏抄的地方，但总的说来还是令人满意的，今天凡对西夏文字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备有一册”（《西夏研究小史》）。此外，1932年出刊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上罗福成、罗福苾兄弟把得自俄国学者聂历山和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提供的俄藏黑水城遗书中的西夏文世俗著作《同音》、《文海杂类》、《杂字》、《类林》残卷，佛经文献《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残卷译释发表，罗福苾遗编的《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一文，介绍俄国科兹洛夫发掘的黑水城遗书重要世俗著作与佛经文献刊本和写本34种，第一次让国人了解了这一批重要发现。

（2）西夏文字解读、译释和研究的卓越成就。

西夏学初兴时期，由于西夏文字资料存世很少，还谈不到对这种文字的结构规律进行全面的探讨。黑水城西夏文献中著名的夏汉对译字书《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发现，使西夏文字的识读成为可能。国外学者开始试着研究西夏词语的语源。中国学者由于长期使用方块汉字，其目光自然集中在方块西夏字的构成上。最早尽全力来探寻西夏字和汉字的形体对应关系的首推罗福苾的《西夏国书略说》，罗福苾尝试采用传统的汉字学方法来分析归纳西夏字的“偏旁”和“部首”，以求说明西夏字的构成在形、音、义三方面的理据。例如罗福苾从《掌中珠》和当时所能见到的西夏文佛经里举出23个西夏字“部首”为例，指出它们分别和汉字部首“雨”、“水”、“火”、“土”等等相当。与此同时，罗福成在其所著《西夏国书类编》一书中运用同样的办法把西夏文献中的部首归纳为164个。“现在看来，他们研究中有一点最值得称道，那就是他们指出了西夏字是取汉字笔画累积而成的，这一规律虽然不能用以解释今天我们见到的全部资料，但在解释某些具体‘部首’的来源方面则被后代多数人确信不疑。”（聂鸿音《二十世纪西夏文字研究》，载《二十世纪西夏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伯希和在一篇书评中写道：“从1914年起，罗福苾据此在他的《西夏国书略说》里发表了关于造字原则的许多结论，这些结论与稍晚些时本哈底夫人和查赫先生独立得出的差不多”（评《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通报》24号，1926年）。1918—1919年，本哈第、查赫在其所发表的《西夏语文评注》

一文中说，当他们得知中国学者罗福苾发表《西夏国书略说》时，他们“借助从上海回来的杜布瓦雷蒙 [DUBois-Reymond] 教授的友好帮助而到了我们手中。值得赞许的是，罗氏把所有可供使用的资料整理得非常清楚，并且和我们一样多次取得了相同的成果。因为他不仅依靠观察和推论，在他面前的还有一部词典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能领会他和我们一致的观点。在他列出偏旁之前，我们已经发现了其中的大部分，对另外的一部分还不熟悉。他同样也谈到，西夏字是根据汉字的“六书”创制的，后来在他提出名词的固定形容词之后，通过那本词典他提供了几个以往为大家所不知的例子。在此基础上，他还带给了我们那本词典叶面上的大量失真的语音资料，而对这些资料的修订还未进行。为了丰富我的论文，我们使用了罗福苾发表的资料，我们认为这是很恰当的。”

(3) 西夏文物资料利用与西夏汉文史籍的注释。

外国学者最早根据钱币和碑铭上的文字辨识西夏文字，由是西夏学兴起。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是罗氏父子的学术强项，在他们的著作中最早著录和译释金石等西夏文字文献。如收入罗振玉著录《历代符牌图录》中的西夏文铜牌，不同时期编印的印谱和《西夏官印集存》专集等。罗福成则有对《居庸关石刻》和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西夏文碑铭的校录和译释。他们在著作中开利用夏文物纪年资料以证史籍记载西夏纪年之误的先河。罗振玉在《西夏官印集存》一书的序言中说：“考之宋史，其改元之岁有可据印款订正其误者，宋史称贞观元年，当宋崇宁元年壬午，印款则元年当在建中靖国元年辛巳，其元德、正德、大庆、乾祐，不著岁名无从考其合否。然宋史载乾祐止二十三年（按：《宋史夏国传》中记载，乾祐有二十四年）。而印款则有二十四年。至宋史载天盛改元在绍兴十九年己巳，则与印款正符。”50余年后，罗福颐为编辑《西夏官印汇考》卷首前言中又称：“更据石刻感通塔碑，知其天祐民安元年改元，当宋元祐五年庚午（来史误作次年辛未）。由西夏施经发愿文及《掌中珠》序，知西夏乾祐元年，当宋乾道六年庚寅，宋史作乾道七年辛卯者误也。今于此四则外，印款有雍宁丁酉四年。又榆林窟西夏人题名，亦有雍宁甲午句，于此证知雍宁改元当宋政和四年甲午，历史记载误晚一年矣。又官印款有大德五年，虽未具甲子，然得证来史说大德止四年之误，至此册中背款更有元德甲辰六年，历来记载元德甲辰为五年。又印款有元德九年字样（宋史谓元德止于七年）。此二者均与记载不合，然则元德左右记年今或仍有未安，却无以证，是有待诸来者。今日新知虽无多增益，却于此证传世遗物有裨史籍，岂虚语哉。”以西夏时期的金石文字纪年证汉文史籍记年之误，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西夏学者的都据以对西夏纪年作了考订。

具有深厚“国学”根柢的罗氏父子，在中国西夏学的建设上除重视新发现的西夏文献文物的译释考证和利用外，还十分重视中国传统史学的史料考订。1911年，罗福苾随父旅居日本时，除治西夏文字之外，即开始为《宋史·夏国传》作注，“届